



民國二十一年重修

開平縣志

高要余蔡謀書端

香港荷李活道  
民聲印書局印

序

方志史體也無古今重之凡所爲圖表畧錄者識疆域詳建置溯沿革而官師之蹟賦役之式民風之淳漓人才之豐嗇以至治亂災祥物產名勝莫不釐然可指數守土者一展卷而古鑑在焉此政教之輔也辛未夏五槩謀奉命承乏斯邑斯邑清初自新會新興恩平析置通爲里五十幅員雖狹而川原綺錯物阜而民秀頗有聲於嶺海間其文獻必有足徵者迨治事數月遍訪志乘於薦紳之家始悉前令之志開平者爲薛爲陳爲王薛陳二志久佚王志亦不得一完本計自道光以降闕削劂者逾百年中更劉令盛堂李令介丞先後開館議修而竟無所就竊以爲懼焉蓋斯土自建邑以迄乾嘉當時官紳草創經營又撫綏而教養之寢成樂土其謀猷必有可法者及紅變客難迭爲蹂躪益以鼎革十餘年城池至於七八陷其將何以爲

邑乎荆榛何以芟夷流亡何以安集法令日新又何以應上而不病吾民雖欲借鑑於既往而典籍蕩然亘百年無所考徵至是而益懼迺與邑中薦紳倡議重修壬申之春開局長沙聘張孝廉筱峯總其成周明經毓初爲之副並賴諸耆宿分類纂輯矢心共事以底於成今冬卒功因而有感自維奉職無狀治行誠不能與賢宰比然講求民生利病與政教所宜徵文考獻網羅而整齊之此固藐躬之責也抑亦所以竟前令未竟之志也夫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高要余棨謀序於長沙行署

二十四史名史者十名書者十有三獨三國以志爲名志誌也凡以  
誌事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則掌邦國之志今之縣邑古之  
邦國今之縣邑志古之邦國志開平以順治六年歲次己丑立縣縣  
之有志薛志最先陳志繼之薛志成於康熙癸丑然未付印付印自  
陳志始時康熙乙未也道光癸未則有王志於今百有十年矣歷年  
既久益以喪亂志之尤其亟郤尤其難攷光緒乙未劉令以志事聘  
陽湖吳翊寅主藁藁成未及梓久乃失去宣統己酉馮令奉檄輯鄉  
土史聘予啟琛弟主之予時聽鼓山右以書勗曰鄉土史吾弟之碎  
金云爾出此碎金勉成完璧修志不難耶旋啓琛赴京應舉以舉首  
籤縣江西而斯事又不果自辛亥之變越九年庚申李令設志局長  
沙仍推啓琛爲總纂啟琛豪於文其文中之史尤吾子京也宋子京  
能成新唐書宋公序可以無事矣竟多年不成功因亂告罷而其藁

亦遭毀無僅存者見秦煙而不豫爲魯壁賡續之難何如哉今縣長  
高要余公以辛未蒞政明年春踵庚申故事復設長沙之局局中自  
采訪編修以至校讐謄錄皆效其職而殷殷以啓琛所未竟者屬之  
於予予辛亥去官歸來伏處海濱自分謝絕人事久矣獨於修志之  
事欲謝而不能絕者律以浮海之議父母之邦縱可去揆之維桑之  
敬父母之邦之事不可忘也賴余公始終其事無少懈向所爲三舉  
三輟乃幸觀成於今日天時人事良非偶然蓋事之相左者易而難  
時之已至則難而易也然則辭總纂不居而與同人居分修之職何  
也歐陽公與宋子京之於新唐書總則俱總分則俱分無階級之異  
也成書期以半年又何也明人以一年成元史爲史家最劣然邑志  
與國史不同且爲經費所限不得不策馬遲以追枚速聖人云速則  
不達亦云敏則有功矣是志分十有八門圖居首易以圖成卦書以

圖獻卜蕭何收秦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  
圖之足尙久矣圖是圖其地應次以輿地而必先列沿革者沿革爲  
未定之輿地輿地爲已定之沿革也有輿地而後建置輿禹貢爲地  
理最古之書言厥土亦言旣宅故次建置周禮言建國者曰體國經  
野建置次以經政宜也又曰設官分職經政應次以職官今介前事  
於經政職官之閒者由今日職官所施之經政溯及以往之經政前  
事蓋徹上而徹下也職官由選舉而來當其爲職官亦非選舉人才  
不可孔子所以告仲弓之爲宰者可思矣故次選舉選舉行則職官  
有善政武城弦歌滅明有力焉故次宦績閒有宦績於彼而流寓於  
此者凡名人蹤蹟皆足爲山川生色不必其施政也故次寓賢宦績  
寓賢雖外人而觀感所及則本境之人物應之故次人物列女亦人  
物而禮云男女異長易亦男女分索示有別也故人物專屬男子而

以列女次焉列女匪盡屬節孝有長皆錄再標節孝爲表變風柏舟之義也依旌例節孝建坊耆壽百歲亦建坊五福之首人瑞宜彰故次耆壽孔子言禮重文獻耆壽獻也藝文文也故次藝文漢藝文志不收金石然金石亦藝文之一端宋儒已有專輯故次金石古蹟多有碑石爲標識故從阮通志次金石後其有屬於此不稱屬於彼而亦不得者且或事涉細碎捐棄足惜又當如昌黎所謂兼收並蓄細大不捐故以雜錄終焉張啓煌謹譔

自古史才難而作志尤難誠以志者文獻之所繫非諳於故實者未  
易能貫澈始末鑑別去取釐然有當也而况睽隔缺殘已久纂輯於  
鼎革亂離之際乎邑中舊志竣修於清道光三年迄今已歷百有餘  
歲時遷事貿紀載缺如前光緒二十二三年間知縣劉盛堂聘陽湖  
吳翊寅重修尙未脫稿而去嗣後雖復屢有議修者卒無成於是邑  
人欲尋一殘缺之邑志而不可得惟聞城西謝蘭亭君家藏一帙亦  
非完本則吉光片羽誠危乎其絕續之交也民國二十年五月高要  
余侯蒞綰邑篆觀風問俗舉廢起墜悵然於文獻之無徵乃與邑人  
士謀續修之而商於鼎新暨黃君漢光勉予以協修之責先向各地  
方商市分區墊欵萬圓爲修費聘張君啓煌爲總纂并委周君鍾嶽  
籌辦局務旋即延致分纂及各區採訪人員剋期六閱月而稿成越  
年二月開局至七月間叢事彙次編錄沿革分併大輅椎輪具有其

質隨復由總纂約同分纂周君鍾嶽吳君樹華各任門類斧藻條貫  
旁參博稽發微闡幽以舊志簡畧多所增補分訂比附期於盡善庶  
幾周慎詳核罔有譌舛越遺遂決發梓於二十二年之十月先是墊  
歟之萬圓竣局時已開銷七千餘祇尙存歟二千餘圓不敷刊費尙  
鉅乃以香港開平商會名義招工開鑄余俟則力任籌措足鼎新  
自維羈於冗務徒廁虛名於志事固無能爲役然獨有感於余俟之  
敷政宣猷知所先務章志貞教其有裨於一邑之文化風俗當非淺  
渺此則揆於區區愛鄉土之心固不無稍慰焉耳吳鼎新謹序

縣長高要余公續修志今冬鋟板上距脫藁之月十有六距開局加  
六月焉前之六月草創討論之事也數十人共之費絀不得不急就  
後之十有六月修飾潤色之事也二三人負之費絀仍不敢急就今  
且就矣而當局一泝洞焉猶惕惕於茲役之匪易繼絕舉廢誠不能  
不有賴於久任敬持之賢有司也公之始下車也求志乘於縉紳之  
家累月不得一完本於是有續修之倡維時公私告竭費無所出乃  
進其耆老約貸萬金而酬以志不足則公自任之公恭己而信政治  
民心故命下而衆皆奮赴去歲二月設局長沙凡編纂參閱采訪諸  
執事皆禮聘以至又徵及菲材俾佐吾師張筱峯先生總厥成先生  
講學自晦志事自香港遙領弟子服勞義無所辭而鍾嶽所負荷者  
乃愈重而愈弗勝矣局中多前輩容我就正惜舊志王本最晚出去  
今已逾百年更亂數四官中圖籍蕩然故家所有亦多散佚存者惟

張葩初鄉土史藁展轉蒐討遑遑借材於邑外尙幸莫予之拒也及  
藁成移港先生即謝遣生徒婢力以將鍾嶽積千慮之一得間月輒  
渡海走報同事吳堅魯文學亦多所獻替蓋前此所成草卒不能爲  
諱文獻絕續一髮是系稍假時日庶幾萬一之補拾每侍先生校訂  
三四易猶未卽安雪夜不恤數起而客館所藉於公帑者特筆札之  
給而已方經始時先生懸懸期我爲宋子京子京佐歐陽修成新唐  
書誠相得益彰鍾嶽則何敢擬此惟茲鄉邑聞見述述信來後學誠  
不能無責旣辱知於公重以師命其敢不驅沒抑舊令會澤劉公豐  
順李公亦嘗從事於是矣未及告終旋遷秩以去獨公久任而持之  
以敬用底於成斯亦天時人事之相值耶恩平聶君子才篤學士也  
於吾邑掌故所系後先劄示執柯憊矣而忽增邪許之應聲又不可  
以不識太歲在昭陽作謠涂月之吉邑人周鍾嶽謹譔

舊序

薛志邑令池陽薛璧序邑之有志紀實也古輶軒氏采錄方物及所歷風壤上之秘府以備參讎蓋以萃羣邑之名勝集天下之大成從來尙矣開邑新闢縣治草昧未寧凡建置之侈陋山川之險易人物之淑慝版籍之興替生植之豐嗇風俗之淳澆載籍闕焉是考之文獻而無徵也後此安所取鏡乎余承乏茲土退食之餘搜集舊章漫無稽考修輯之志實厪余懷際今上纘承祖宗功德允武允文大輯天下疆邑志補皇猷不越深禁而周知萬里猗歟懋哉此正博採鐘筦鼓吹休明之會也爰偕學博朱公鳴珂敦請孝廉甄君芑明經張君國祚開局修造分疏條貫明經勞士禎庠衿張光岳黎光奎周夢雷梁上標勞愛之等旁求參訂矢心共事以補職方山海之或遺至於綜核去取余直任之夫今之志即古之史也史以有徵爲信志

以不濫爲實茲幸有成使山川邱賦朗若列眉人物風俗煥如指掌  
以至顯而政治隱而昭格營建築作之鉅草木鱗蟲之微靡不臚列  
備晰詮次詳明則此一志也雖闔邑文獻攸關而世道人心之感維  
風植教之權誠嘉賴之矣後之君子蒞斯土者知治化之是資宜民  
易俗用宏教養之型生斯土者知樹人之有本養正慎修永賴載贊  
之誼品行既淑文教孔彰凜王章而茂嘉猷新矩矱而綿舊德開平  
不大有造歟余雖不敏敢不濡毫珥管以爲他日券康熙十二年癸  
丑

薛志邑孝廉甄芑序上古之史出自王朝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由  
來尙矣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禹謨湯誓殷盤周誥莫非史氏之所傳  
然皆行之爲一王之法垂之爲治世之書而未及列國之史也至周  
命轄軒氏博採風謠獻之太史以觀民之貞淫好僻而十五國之風

教殊焉是十五國之風孰非十五國之史之所寄哉嗣是列國各置  
史官以掌時事孔子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春秋者固以一王之法  
正人心而維世教原其初亦不過一國之史耳其後漢司馬遷採上  
古方書以作史記有列傳志表以成一家言其叙山川險易俗尚淳  
漓犁然臚列今之邑志亦史氏之流亞歟茲者聖天子治定鼈極鼓  
吹休明乃命儒臣纂修一統志使各省郡邑皆得修志以上達天朝  
亦古者輶軒采風意也開平縣治新建方二十餘年前未作志事多  
簡畧凡所稽考皆得之郡邑遺獻遺文之間且開平於天下特管中  
一豹耳恐其所采不足以贊勸盛治然昔子游宰武城而有紳歌之  
聲子賤宰單父而有鳴琴之治豈可以小邑而斬治化耶吾邑侯薛  
公來蒞茲土兩載而政通人和四民獲息教化漸興茲奉文修志之  
會上承天子德意不敢漫易置之屬其事於芑與明經文學諸君惟

思芑少無名山之遊長乏龍門之筆辭謝不敏至再至三不獲已而  
勉承公命緣考邑事之舊載在各縣志內者輒用採摭更益以新所  
見聞爲之分立類例詳編綱目首輿圖正封域也次紀事備時事也  
封域正則風氣隨之故次之以風俗風俗之善惡必須官以董正之  
故次之以秩官有官府然後有創建故次之以沿革建置創造既定  
必須食以守之故次之以食貨然猶恐旱潦之不常築隄之不備故  
水利次之食貨足然後禮樂可興故典禮學校次之學校既設人材  
乃成故選舉次之有文事必有武備故兵防次之善人國之紀邑之  
典型攸繫不可遺也故繼之以人物焉詞賦道德之徵文材所關其  
可忽諸故終以藝文焉各次其序畧示論斷間有出之已意必先參  
以衆見取其苟可以裨益世道而存乎勸戒或有當於聖朝之博采  
者凡三閱月而書成若曰紹聖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芑則何